

# 三俠劍



「清」张杰鑫 著

清康熙年間，以勝英為首的武林豪傑在江寧府設立十三省提鎮局，以保護富貴汗人的安全。他們的汗為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但是隨即視其為眼中釘，與中尉，與敵論之而致快。然而幾次交手，勝英及提鎮們富健的武藝便贏門損在折將，大敗而歸。於是他們暗中盤算，派人盜取營中之寶，誣陷勝英，欲借朝廷之手除名勝英。盡然皇朝明辨是非，對勝英不但不究，反而信守有加，并命其輔掌提鎮，挽回寶物。勝英還在疾快協助下，與並監展册了一系列奇異勇的疑案。



北京燕山出版社

# 三侠剑

[清]张杰鑫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侠剑/(清)张杰鑫.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11.

2007年11月重印.

(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精品)

ISBN 7-5402-0887-2

I. 三…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1124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邮政编码: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

710×1000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650千字

2007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 前言

华夏文明绵亘数千年，有多少英雄人物驰骋江山，他们的故事流传不断，而中国侠义公案小说正是讲述传播这些故事的重要阵地。侠义公案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重要的地位。

侠义公案小说集侠义和公案于一体，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近代的侠义公案小说数量多，影响大，曾风靡一时。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等，这些小说已从短篇发展为长篇，内容几乎都是名臣或清官审案折狱，屡遭危难，在一些豪侠之士帮助下得以保证安全；而使客义士又必须仰仗官府势力，得以飞黄腾达，二者相互依靠和扶持。因此，侠义公案小说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赞扬忠烈之臣和侠义之士，铲除奸恶，匡扶社稷。宣扬“尽忠”思想，提倡“奴才”哲学，鼓吹变节行为。侠义公案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叙述生动，格调明快，诙谐幽默，情节布局曲折动人，人物形象生动多姿，深受读者喜爱，广为流传。

侠义公案小说之所以在我国长期流传不衰，深受各界阶层人士欢迎，主要是因为侠义公案小说中塑造的名臣官吏多以正直廉洁的形象出现，他们刚正不阿，不畏权豪，体恤百姓，不少人还被作者予以神化，成了“超人”；而使客义士形象贴近民众，他们劫富济贫，铲除贪官污吏，成了正义的化身，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救星，是社会安定太平的希望所在。

作为最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通俗文学样式，侠义公案小说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余绪。侠义公案小说的特点，小说里使客和清官的铲恶锄奸都深深地为百姓期待政治清明、期待超强正义力量心理的烙印，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这一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正确认识。

希望这套书能让你了解和欣赏我国古典侠义公案小说的精华，体会先人的思想，先人的社会；开阔眼界，从而增强对现代社会及生活更高层次的认识。同时使古典侠义公案小说得以流传，弘扬光大。

# 目 录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1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69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113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199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262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庄 英雄暗探白莲寺	312
第七回	隐逸楼胜英盗金印 九龙山五子救三侠	370

## 第一回

##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侠义凛古今，威名动鬼神。一心扶赵魏，百战胜嬴秦。

为国同坚楚，悠然思废吟。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生。

此篇评词，乃侠义之作。由大明起，至崇祯失败，闯王李自成造反，倾国害民，百姓遭了涂炭，二十里之遥，不见人烟，奸淫杀戮，良民苦不可言。惊动总兵吴三桂，在关东盛京，钻刀山，喝血酒，请清兵。九千岁多尔袞，在北京赶走李闯王，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阿哥即顺治称谓），更年改月，属为大清国。一统华夷十八年，顺治皇帝驾崩，二帝康熙嗣位。

紫气东来，有道明君，马上皇帝，君正臣良，父慈子孝。

皆因南七省，逢山藏寇，遇岭窝贼；商贾百姓，遭遇艰难。

商家货物银钱不能运转，百姓遭了抢劫。引起一位老英雄侠肝义胆，替天行道，解厄安良，一世不为己，空为他人忙。设立十三省总镖局，恐孤立难成，聘约僧、道二高明，俱是师兄弟。

道者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顶弼昆长老。各带门人，共立三教会，僧、道、俗三教归一。红花白藕青荷叶，自古三教是一家。外请天下英雄，有神刀将李刚等。镖行设立章程，公平交易，不准欺压客商，商贾之家运输便利。

镖局之内，有水牌二方，各路走镖来往日期，以镖牌为凭。倘遇风雨之天，作为误工，往返循规蹈矩，毫无因循弊窦。所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除风雨天气之外，真是时刻不移，可称得起信用昭著。

这一日胜英派三太查看镖牌，走南省的十二路镖，邱成保镇江府的镖（辘行），计算日数，前三日邱成的镖应当回来，时已过了三日，还不见邱成回来。胜爷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心中很是踌躇不安。诸葛道爷在一旁站起身来，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邱成如果今天不回来，贫道不辞劳瘁，愿去镇江府走一遭。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刚暴，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李刚道：“虽然是邱成保镖，然而镖车上的旗号打的是十三省总镖局‘胜’字，想镇江一带谁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誉？谅绝无人大胆，敢动我弟兄的镖车。”诸葛山真道：“世事无所不有，师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小兄计算今日已经误了三日，果然出了差错，也未可知。”

话言未了，邱成从外面进来，面上并无惊恐之色。四老观看邱成光景，大概镖车不至有了差错，遂向邱成问道：“镖车为什么误了三日，使我等放心不下。”邱成说道：“沿路上并无差错，货物交齐领了收据，镖车回来路过镇江河沿，见一老者投河自尽，徒儿我想哪有见死不救之理？于是徒儿遂派趟子手，将那老者从水中救出，徒儿细问根由，并应允与他寻找姑娘，切同老者四出访查，耽误三日之久。不想距抢人之处，相隔一里之遥，有一座高山，名叫二郎山。此山中有四家匪首，自称江西四霸天，内有大盗飞贼五十余名，俱能日走千门，夜到百户，内有亡命喽兵五百余名。小侄年轻，未敢深入，将范老者用镖车载回镖局。小侄心想，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如此大事？欲要办理此事，我想胜老伯父当然能以胜任。”

胜英听至此处，急速迎请。胜爷看老者，年过半百，眼含痛泪，跪倒恳求胜爷救他父女之命。胜爷答应老者，且要亲到二郎山走一遭。胜爷说毕，当时起身，嘱咐镖行之人，千万多多照应落难之人。遂带少年英雄十数人，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欧阳德、张凯、李智、邱成、贾明等引路，各带兵刃、暗器、小包袱，当时起身。

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日天光日偏西时，前边有一镇店，胜爷问三太道：“前边之镇店，你认识吗？”三太答道：“侄儿不认识。”胜爷说：“此乃镇江府所辖的边界，头一个大镇店，名叫飞龙镇。”南北大街，长约五里半，进镇店观看，人烟稠密，买卖繁华茂盛。胜爷问邱成：“此处离二郎山多远？”

邱成说道：“二三十里之遥。”忽听金头虎贾明嚷道：“到了二郎山，把抢人的小子，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胜爷回头照着傻小子摆手暗道：“不许大呼小叫，要叫山上踩盘子的喽卒听去，反为不美。还不知道被抢的少妇在山不在山呢？”那知道内有二郎山踩盘子头目，扮作乡下人，如赶集上店的样子，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盘子头目陈琦，随后跟上胜爷。胜爷行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镇店北口不远，看见座东一座大店，字号是黑地金字：隆合店。匾上有三个小金字：丁家铺。大门道内影壁墙设摆大刀阔斧。胜爷明白，此店带设把势场。走了不远，座西招商店匾上写“义合店”。上边三个小金字：丁家铺。店门道内影壁前设摆着镗练棚棒，此店也是带设把势场。胜爷留心掐数目，由北镇店口，到南镇店口不远，招商店设把势场的共有十七家，全是合字当中，如福合、茂合、义合、成合、升合、宝合、兴合。胜爷说道：“三太、香五，老父五六年未到此处，此镇店出了出色的人物。”

三太问老师道：“恩师何以知道？”胜爷说道：“进北镇店口，至南镇店口，老父暗数共有十七家店，俱带设把势场。你弟兄留神观看，必还有一家招商店带设把势场。既有十七家，当然还得有一家。”

话言未了，香五用手指点：“师父请看，那不座西还有一家吗？”胜爷进前观看，是三间门脸，黑地金字匾三块，北边匾上写“侠义刚强”，南边匾上是“英雄老店”，正当中匾上三个大字：丁家铺。红牌黑字，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写：“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盖世奇才”。胜老者看罢，“啊……”心中不悦：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为何大话挂在牌匾之上？岂不是藐视天下英雄？

三太打尖住店。三太问道：“店里有人吗？”当时店里出来一个伙计，问：“住店吗？”三太说道：“住店，有北上房吗？”店家说道：“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三太说道：“很好。”店中伙计观看，十数位年轻之人，俱是武士打扮，胖的傻气，瘦的俏皮，丑的真丑，俊的真俊，一个个俱是十字绶英雄带，外罩大褂，头上壮帽。内有一老者，头戴翠蓝缎色鸭尾巾，一横一道正当顶门衬黄菊花，顶门上突突乱颤；肋下衬黄云缎镖囊，周围青缎色卧鱼，正当中有青缎色挖就一大“镖”字。下衬五色衣线网子。又衬五色衣线灯笼穗。看老者细腰窄背，双肩抱拢，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白发苍苍，精神百倍。

伙计问：“众位爷们，哪行发财呀？”三太说道：“保镖为业。”胜爷说道：“三太，取出镖旗来。”三太打开小包裹，取出镖旗，递与店里伙计说：“劳驾，你找个竹藤杆棍都行，将镖旗挂在匾上。”伙计打开镖旗一看，不认识字，走进柜房递给账上先生。先生观看，一行小字鸡卵大小，上书：“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大字一个“胜”字，斗大小。先生说道：“老三，你可留神伺候。这是胜三爷镖局子之人。”伙计出来遂与众人格外殷勤：“请达官爷们到上房坐吧。”

众人进北上房，伙计打净面水漱口水，烹茶，十分殷勤，垂手旁边侍立。胜爷问伙计：“你贵姓啊？”“在下姓刘，排行在三。”“你为何不伺候别的住店的呢？”伙计说道：“天气尚早，没有住店的呢。”胜爷明知故问：“贵东家贵姓啊？”

伙计说道：“匾上没字号，字号匾在柜房之内。敝东人姓丁，草字桂芳。”胜爷问：“府上哪儿住呢？”伙计说道：“三合店北边不远，座西的胡同，路北的宅院。”胜爷又问道：“贵东人牌匾是你们柜上掌柜的挂的吗？”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人也不敢眼空四海，柜上掌柜的也不敢造次，原本这飞龙镇五里半长街，绅耆地方保甲、举贡生员公送的匾，我家敝东人不挂，忙乱了好几天，众举贡生员绅耆等非挂不可，我家东主无可奈何，不得已挂了此匾。我家敝东人，在本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息事罢讼，因此大众抬爱，公送此匾。”胜爷说道：“贵东人就开此店一座吗？”伙计说道：“本镇十八家俱是联号，均设立把势场，敝东家乃本镇绅董。”胜爷问道：“武学的绝艺，有何工夫？”伙计

道：“老达官爷，您是老达官，在下也不敢给敝东家夸口，我家敝东主，马上步下，短打长拳，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镗练棒，件件精熟。十八样短家伙无不精通，廿四路家伙，带尖的，带翅的，带钩的，带刃的，带锁子的，带环的，无一不晓。”

胜爷说道：“也不算盖世无双。文学呢？”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主，提笔能作八股文章，字法能写真草隶篆。习学名人字法，王羲之及颜柳欧苏，米蔡赵黄，各家字体如出一手，分毫不差。”胜爷叹道：“文学比我高之千倍，可称名士也。”胜爷遂又说道：“老三，你辛苦一趟，到贵东家府上，就请在下前去拜访。”伙计问道：“老达官您贵姓啊？”胜爷说道：“我在北六省宜化府黄山胜家寨落户，由顺治三年移居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居住，现在南京江苏省西门外千佛山真武顶下，设立十三省总镖局，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绰号神镖将是也。”伙计控背躬身行礼道：“您原来是胜爷呀！谁人不知，失敬失敬。”胜爷说道：“您是买卖生意，不可这样恭敬。”堂信说道：“您略等片时，我就前去。”

刘三回到柜房之内，说道：“先生，掌柜的，可了不得啦，那白胡子老者，正是胜三爷。”写账先生说：“为挂一副牌匾，三天两头，好武的由此经过，一看牌匾，三三两两，一伙一伙的，俱是保镖护院教场之人，住居吃饭，净找碴儿，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好些个不合算。看吧，这回又来啦。东家自有安置，你去给东家送信吧。”

刘三赶奔丁宅，进了大门，有三五个家人门道里问话，说：“三哥有事吗？”刘三问：“老当家在家吗？”门上人道：“现在书房看书，你自己去吧。”刘三进了二道院书房外，问：“老当家在房吗？”丁爷说道：“老三，你进来吧。铺中有事吗？”

刘三说道：“现在店里有几位少年壮士同一位老者，看见咱铺中牌匾，打尖住店，小人问他们哪行发财，说是镖行为业，取出镖旗，挂在匾上。镖旗上写：‘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一个‘胜’字。住在北跨院北上房，问我东家贵姓，我说姓丁；问台甫，我说双字桂芳；又问老当家的文武奇才，小人对他实说一遍。他说要前来拜访。小人问他贵姓高名，他说姓胜名英，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丁桂芳听罢，说道：“今朝才得高人来。老三急速到店中，就说我父子这就拜见。”丁爷吩咐家人：“去叫二位少爷，随我到店中拜见胜老英雄。”

家人来到东跨院，见大少爷丁龙、二少爷丁虎正在习练武术。丁虎说道：“兄长，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我举之毫不费力。”丁龙说道：“你看这大力弓，我能拉十八起落。”家人说道：“二位少爷，别练啦，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到书房。三合店内来了个胜英，外有十数位年轻之人，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随同前去拜望。”弟兄二人闻听，即到上房，见了天伦丁桂芳，整理长大衣服。丁爷命二子带着大红帖前去店内拜见胜英，二子说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服其劳。皆因咱店中挂‘侠义刚强，英雄老店’之匾，好武之人多有不忿，住店、吃饭、喝茶，挑眼造次。三三两两，五七个人，被孩儿打跑无数，今天来了怎一个胜英，何必你老前往？孩儿等把胜英打跑就算完啦。”说话间甩大鳖，要到店中比试输赢。丁桂芳大怒道：“孺子不可造次！尔弟兄萤火之光，焉比皓月当空？”

二子问道：“老爷子，何为萤火之光？怎叫皓月当空？”“说你兄弟好比暑热天气，黑暗之处，一小小萤火虫，如同小米粒大小，拿在手中不热；胜老达官，好此一輪皓月照当空，天下扬名，四海皆闻，一跺脚十三省乱颤，乃侠士也。孺子随老父拜见高明，见面之时，少说话，多磕头。如胜老义士高抬贵手，当时不摘牌匾，给你我父子留些体面，等胜老英雄走三五天，自摘牌匾，省得招惹是非，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丁龙、丁虎敢怒而不敢言，自可随父前往。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柜之内，掌柜与众伙计，俱各站起身躯，说道：“老当家少当家都来啦。”丁爷问：“先生有新笔吗？”先生说道：“有新笔。”

皆因东家好写，笔下阔，时常与人写条幅对联，先生预备整封新笔。将墨研浓，新笔蘸开。丁爷取双红帖两纸，提七寸毛锥，皆因丁爷好写，向来不刷印名帖，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现写名帖。

当时写了两个名帖，遂叫道：“老三，你先将名帖递进去，就说我家主人，恐怕胜老英雄路上劳乏，如果胜老英雄劳乏，我父子不敢惊动，等到明天再拜。”堂信接过名帖，拿到北跨院上房，恭恭



敬敬将名帖递与胜三爷，并将东家嘱咐之话，对胜老英雄学说了一遍。胜爷接过名帖一看，帖上的墨迹尚且未干，真是笔走龙蛇，活跃纸上，胜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赞服。又见帖上写的，一个是丁桂芳，一个是丁桂芳率侄男丁龙、丁虎顿首拜。胜老遂含笑说道：“老三，求你请丁老先生当时相见。”

堂信当时在跨院门口说道：“老当家的，少当家的，胜老达官有请！”这且不言。

再说胜爷遂对三太、香五说道：“人敬人高，斯抬斯敬。既然丁绅董这样恭敬，咱师徒礼当迎请。”胜爷在前，三太、香五等在后跟随，到了北跨院门口，丁家父子已到，彼此对面观看，丁桂芳看胜老英雄须发苍白，活泼泼一团精神气；胜爷观看丁桂芳年过半百，墨髯半部，二位少爷雄赳赳，气昂昂，父子俱是一派正气，彼此心中相敬相爱。丁爷提大髻磕膝点地：“胜老明公光临敝店，在下不知，未得远迎，胜老明公多要恕过。久闻明公大名，如洪雷灌耳，皓月当空，远近皆闻，今日得见高明，三生有幸。”胜爷还礼道：“老夫子文武兼备，宇内扬名，胜英久慕大名，今日得见，真乃大幸也”二老者彼此谦逊一回，携手而行，来到上房，分宾主落座。堂信献茶，吃茶谈话。丁爷说道：“今天我要高攀。”吩咐丁龙、丁虎：“拜见你胜老伯父。”胜爷说道：“既是丁老夫子错爱，三太你等拜见你丁叔父。”三太等就要跪行礼，惟有金头虎贾明说道：“三哥且慢，住店还磕头叫叔父，还要店钱不要呢？我不能够，没有胜三大伯在此，我早就拿竹杆子，把他豁拢啦。我打家中一出门，我家大人嘱咐，净占便宜不吃亏。”三太道：“人家少爷给我老师叩头，口称伯父，你我只可与丁绅董论左右呀？要不然我老师必然着急。”贾明说道：“倒了霉啦！你头里跪着。”傻英雄是个大舌头，字眼儿说不真确，直喊：“磕头小子们，磕头小子们！”贾明这傻小子不但傻，舌头还大，说出话来稀里糊涂，就好像喝粥一般。丁爷一见众人叩头，遂以半礼相还：“众位少壮士，丁某担当不起。”谦让完毕，二老者此时坐下谈话，话到投机处，见面如故人。胜爷说道：“丁老夫子如不憎嫌，胜英高攀，你我结为盟弟兄。”丁爷说道：“如此甚遂我愿。”

胜三爷与丁桂芳谈话之际，丁桂芳问：“胜三爷不在江苏，来在镇江，不知有何贵干？”胜爷说道：“此处有一座二郎山吗？”丁爷答道：“不错，有一座二郎山，离此南镇口西南角，有二三十里地之遥。”胜爷说道：“此山之内，可有一个山大王？为首之人，自称镇江四霸天，大约贤弟你左近百姓，断不了受此山中贼人涂炭吧？如墩包头，放响箭，打杠子，套白狼，大喊一声留被套，明伏路劫，无恶不作。”丁爷说道：“方近三四十里地，一草一木不动。”胜爷听罢，微然笑道：“好一个一草一木不动。却是抢人家有夫之妇，生生打开鸳鸯棒，活活拆散连理枝。邱成你过来，对你丁叔父学说一遍。”邱成遂把抢人之事，从头至尾对丁桂芳学说一遍。丁桂芳听罢，不觉面红过耳。胜爷复又说道：“贤弟，有胜英三寸气在，绝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致使山贼涂炭百姓，逍遥法外。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如有范家姑娘，我必将范氏救回，使他父女骨肉团圆。”丁桂芳说道：“如此您给我们地方除害，我父子必当出来帮助。”胜爷笑道：“我这可是冷言冷语，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帮，我镖局之中有的是宾朋伙计，我皆未曾带来。现在我将三太、香五等带来，不过是叫他们见见世面，开开眼界而已。”丁爷见胜爷说话刚直磊落，并不多言，遂说道：“胜三哥，明天一早不必起身，小弟略表寸心，在小店中吃完早饭，弟有要言相劝。”胜爷点头道：“尊敬不如从命，明天劣兄定要骚扰。”说罢，丁家父子告辞。胜老将丁桂芳送到门口，各道请字。胜爷回到上房，叫三太、香五：“你们另要酒菜吃饭吧。”金头虎贾明见胜爷出离上房时，自己坐在上座，说道：“怎么个穷开店的，耽误我们喝酒吃饭，馋得我直流哈拉子。跑堂的，先给我来一百壶酒，六十桌菜！”杨香五说道：“老爷子现在院中呢，你别大惊小怪的。”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跑堂把酒饭端上，傻小子贾明抢吃抢喝，酒饭已毕，烹上茶来。胜爷喝茶，众英雄两边侍立，傻英雄贾明叨念：“走一天道啦，还得站班，家常礼呀，又困又累，我要知道这样，我不来。”胜爷一听，这孩子太咬牙咬嘴，遂说道：“你们上东西暗间去休息去吧。”黄三太等五位在东暗间，杨香五、金头虎等五位在西暗间。三太问老师道：“您老在哪里呢？”胜爷说道：“明间有小藤床一张，老父可以安歇。”工夫不见甚大，即听西暗间贾明打呼噜，说睡语：“小子，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我抽你大嘴巴子！”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这傻孩子，有什么事说睡语，全喊出来。”胜爷养了一养神，站起身躯，隔着青布单

门帘，听三太等已然睡熟，西暗间香五等也均睡着。胜爷自己思索：三太等年轻，不达时务，官面拿贼，总得有赃有证啊。你我师生打的是抱不平，不见赃证，焉能直入山寨？胜爷想罢，遂扎绑停妥，兵刃暗器带好，外带水衣水靠。此时一看蜡烛燃去二寸有余，胜爷又换好整烛一枝，将隔扇对好，出离上房户北跨院并无宿店之人，拧身上房，躡房越脊，滚脊爬坡，如踏平川之地。出离飞龙镇南镇口不远有松林一带，方向西南，老英雄施展夜行之术，陆地飞腾之法，脚尖着地，磕膝盖一拱，腰儿一伸劲，直奔二郎山去了。

胜爷行十数里，缓了口气，歇息歇息，又往前行走。只见隐隐山林，当空皓月，观看前边，陡壁山崖，峻岭高峰；又往山西边观看，波浪滔滔，银蛇乱窜，汪洋一片大水，浪头花打出海水江牙。胜爷心中暗想：此处山口必有喽兵把守，遂不走向口，踏山坡而行。曲曲弯弯，高高矮矮，走至东西黄墙一带。

大墙高有丈余，拧身上墙，左胳膊肘一抻，瞧看里边，只见黑黝黝，鸦雀无声。胜爷从兜囊中取出问路石一块，向下一掷，只听叭哒一声，石子落地，一听里边并无有埋伏，遂两条腿往里一顺，跃墙而下。墙里边有怪石横叠一片，胜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在东敞厅避住身躯，见一对对挂灯照耀如同白昼，只见大厅内四张金交椅，胜爷不问可知，乃是镇江四霸天。北边头一张金交椅，坐着一家寨主，面如紫玉，紫中透亮，年岁约在四十上下；二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脸色黑中透亮，青缎帽子，青洋绉大氅，里衬青色短靠，背后背着一对镔铁铜，正当顶颠巍巍衬着一朵墨莲花压顶；第三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头戴绛紫壮帽，身披紫大氅，一脸的疙里疙瘩，怪肉横生，背后背朴刀一口；第四张金交椅，一位寨主面如白玉，一身吉祥白的衣服，品貌俊俏，年纪不过二十余岁，背后背着翘尖式钢刀一口。东西两廊下，有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丑丑俊俊，俱是武士打扮，有五十余人，俱是绿林道飞贼。厅前站着三十六对削刀手，一个个俱站立两边，乃是宰活人的。胜爷思索：“怨不得丁家父子不来。”南配厅前，摆设各样兵刃无数，样样俱全。胜爷暗暗点头，心中说道：“此处恰似五殿阎罗，杀人战场。正是：要得心腹事，单听他人背后言。但不知那被抢的少妇，在山中不在？”

忽然见二张金交椅黑脸面寨主站起身躯，说道：“今夜请众位聚在厅前，皆因这几天众伙计喽罗三三两两，交耳接舌。我问众位有什么事情，才知离此不远出了一案，掠抢行路之少妇。今有踩盘子头目陈琦，扮作赶集上市之人，他在飞龙镇北镇店口见一老者，随同十余人，俱是武士打扮，内有一人，梳着冲天杵小辮，雷公嘴，狗蝇眼，哑嗓喊叫：‘小子，到二郎山，把抢小媳妇的人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那老者摆手送目：‘老子不要多言，叫他人听去，反为不美，这是秘密之事。’那傻小子才不大声喊叫。陈头目跟下去了，跟到飞龙镇南镇店口，那老者到店门，看见店中牌匾是‘侠义刚强’、‘英雄老店’，店门的牌对，上联：‘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是：‘盖世奇才’。老者看罢，叫道：‘三太，咱们打尖住店。’进了店内，工夫不见甚大，悬挂镖旗于匾额之上，镖旗上写：‘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个一个‘胜’字。我想陈头述言的这个老者，鸭尾巾，英雄髻，肋下衬镖囊，海下银髯，必是胜英矣。此人替天行道，除恶安良，济困扶危，知道了此事，既然夜宿丁家店，今天不来，明天准到，必然下帖拜望。如问此事，你我纸里包不住火，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我到了那时，何言对答？众位来到二郎山，三年二载，五七年不等，我与众位说过，方近不可作案，俗语说，兔儿不吃窝边草。哪位作的案？如若不言，胜三爷找到门上，追问此事，何言对答？此事已不能隐瞒啦。”

二寨主说道：“胜老者今日不到，明日准来。如要这两天不来，老朋友也许偷偷探探，闻知你我弟兄名声甚大，也许不来了。如见面之时，胜老者好言相劝，当献出少妇，何必打抢人正凶的官司？如其不献，以武力对待，咱弟兄四位何人能敌住那位胜老英雄？”大寨主站起身躯：“我这九节链子锤，不能克那鱼鳞紫金刀。”二寨主说道：“我这四楞镔铁铜分量加重，能对鱼鳞紫金刀。奈他有三只金镖，百发百中，概不空发，实非我所能破。”四寨主站起身躯：“我的刀能对胜英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我能躲闪。惟有甩头一子，大罗神仙难挡。”众人问道：“三弟你呢？”

三寨主说：“我力量过人，咱那月台上有铁香炉一个，重五百斤。小弟吃两粒大力丸，能举此

鼎。我想老儿胜英，年到古稀，老迈残年，我与他举鼎赌输赢，可以赢这老儿。如其不行，你我弟兄五十余位寨主，你我弟兄四位一拥而上，量老儿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可就把老儿乱刃分尸。”二寨主说道：“你口出不逊，则为不高明，何必背地骂人呢？天气不早啦，你我大家安歇，各自留神。兵刃预备齐整，山口里外，叫喽卒预备梨刀，窝刀，乱绞刀，绊马索，绑腿绳，陷坑，预备停妥。”暗中交代，这四霸天之中，就是二寨主韩天魁人正，武艺超群，所以此山大众无不佩服。霎时间各位寨主喽罗安歇去了，留下五六个喽罗，将两廊下对对纱灯熄灭，也归下房去了。胜爷一看，庭前清肃肃，静落落，一人皆无。胜爷方想，以武力金镖甩头，我不让群雄；以力量举铁香炉，幼年之时人称胜昆仑，这几年，年近古稀，未拿重大的物件，趁此无人，我且试一试。如若能举铁香炉，明天可以下帖来拜；如若举不起，再想良策。老英雄遂飘然纵下东敞厅，走至铁香炉近前，将左胳膊往后一背，右手托头层底，丹田一用气，飘银髯，三绺须，将鼎托平，轻轻放归原处。一只手能托，两只手则能举，明天赴此东敞，无忧无虑。

胜老者复又拧身，轻车熟路，往北走去，见高耸耸怪石墙，墙里有怪石横叠一片，高矮大小不一。胜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离此寨墙不远，忽见墙上的一道黑影，落在大墙之上。胜爷往西一闪身。手挎卧牛石，避住身躯。怕银髯显露，胜爷面向南，以目而视之。此黑影一飘身，纵下墙来，由胜爷东边，自北往南而去。容他往南去了丈数来往，胜爷面向南看此人，鹿伏鹤行，脚下甚快，但有一件，他可未看见胜爷。胜爷思索，本山的群雄知道我夜宿丁家店，也许此人去到了丁家店偷探于我？

拿住此人便知分晓。胜爷脚尖一按劲，强行几步，往前一纵身，左手托此人颊下，右手一拢头巾，底下用腿一蹙，将此人按倒，小声说道：“你要嚷，我就一刀。”一摸此人囊中有飞爪，取出绒绳，将此人捆好，扯此人衣襟，大拇指一顶鼻子，把此人将口塞住，肋下一挟，挟至北墙根之下。胜爷取出自己飞爪，将此人飞皮挂好，纵身躯上墙跨马式，带绒绳，将此人提至在墙外轻轻放下。胜爷将飞爪收套捋下，纵下墙外，取火一照，胜爷一愣：原来是飞龙镇的绅董丁桂芳！胜爷弯腰，取出口中物件，亲解其缚，伸手相搀：“贤弟，多要担待，愚兄实是不知。”丁爷说道：“原是胜三哥，小弟惭愧惭愧，小弟实不如兄之艺。”胜爷说：“哪里话来。贤弟未及留神，愚兄猛急多疏，贤弟别往心里去。”丁爷说道：“我之所学不及兄长百分之一耳。”来到休息处，自知武艺不高，因此唉声叹气。胜爷劝道：“你我自己弟兄，何必惭愧？此事你我弟兄知之，你就是摔愚兄三个筋斗，我也不惭愧，也就是你知，如背地言友，何足为英雄？贤弟多要担待。你到此何干？”丁爷说道：“既在店中款留胜三哥，明天早晨，弟兄有要言相叙，所为此事。弟耳闻二郎山人多势重，未知虚实，今夜晚间前来偷探，为的是与兄长说明确实的来历。”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说道：“贤弟，二郎山为首四霸天，飞贼大盗五十余名，亡命徒匪人喽卒，共有四五百号。愚兄方才均已探清，贤弟多有受累，愚兄足感盛情，你我弟兄回去吧。被抢少妇确是在此山之内，被三寨主所抢，愚兄自有办法。”

二老者踏着山崖而下，由西南奔东北，回飞龙镇。胜爷回归三合店北跨院，丁爷他回家去了。胜三爷穿房跃脊，滚脊爬坡，进了三合店北跨院。临行之时，由外边将双隔扇倒掩，回来用右肩头将隔扇一推，隔扇大开，由里边又将隔扇对严，往东间青布帘外侧耳一听，黄三太、李煜等尚在酣睡之间。又在西暗间青布帘外侧耳一听，杨香五等也在酣睡之际；惟有金头虎贾明呼声震耳，尚且说梦语，骂道：“拿贼！拿贼！为何抢人家小媳妇？”胜爷哑然笑道：“他们年轻，不达时务，官面拿贼，还得有赃有证。我们打抱不平，如不见赃证，如何进山拿贼？”

胜爷在明间小铜床上打坐盹睡，忽一小觉，睡醒来一看，窗棂纸上已见太阳，大约日上三竿。胜爷心说：三太等总得什么时候经心，老夫探二郎山，多少事情，他们尚在酣睡。胜爷想罢，遂痰嗽两声，东暗间房惊醒三太，叫茂龙、李煜等：“快醒醒，天不早啦。”西暗房杨香五叫欧阳德、邱成、贾明等：“醒醒，醒醒。”惟有金头虎贾明，吃饭不知饥和饱，睡觉不知晚和早，浑浊闷愣，尚且还是一个劲的睡。

黄三太等开门，店家有规矩，店中伙计见客人起来，当即给收拾屋子，打净面水、漱口水，烹茶等。三太给胜爷倒了一杯茶。这时，听外边有脚步声，痰嗽一声。问道：“胜三哥起来吗？”胜爷

站起身躯，原来是丁桂芳。丁爷见面，遂说道：“胜三哥，小弟惭愧惭愧。”胜爷说道：“贤弟，为我受累，愚兄感谢不尽。”二位落座吃茶，丁爷说道：“我方才告诉灶上厨师傅，预备两桌酒席。”说着话，酒席摆上。

饭毕，丁爷告辞走后，三太出了北跨院，直奔柜房，算店饭钱。柜上先生说：“胜老达官爷，您是高明之人，请看账本。我们敝东人不成敬意，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店饭银共合十两零六钱，连酒钱，我敝东亲笔写账，取您店饭银连同酒钱在内，共合收纹银十二两，已经由我东人支付纹银十二两。”胜爷看罢，微然而笑：“贵东人交朋友，太至诚了，替我胜英谢过。”胜爷与店中众人客气一番，遂率众人出离南镇店口。

且说胜爷那日夜探二郎山时，恰逢一采花贼，盗贼敌他二人不过，施暗器后顺水路逃走，从那贼人所发暗器得知采花贼却是邱三爷，胜爷逢人遂向侠义庄的路径，走有十余里，到了侠义庄，村前有倒栽垂杨金线柳，房屋整齐，道路平坦。胜爷说：“三太，每逢大人物，先要整理村房。凡遇邻近房屋，有破坏不堪、无力修补者，必量力资助之。这是大人物的行为，为的是高亲贵友，从远方所来之人，看着雅观。”

胜爷说着话，率众进了村。到村子当中一看，座北大门，一汪清水的房舍，均是磨砖对缝，大门口内，影壁前设摆大刀阔斧等各样的兵刃。胜爷遂走进大门，邱三爷得知遂率众徒弟等迎接出去。随着弟兄携手，让到二道院把势房。胜爷观看后檐墙有条案一张，前面摆设八仙桌，当中太师椅两张，二老者并肩而坐。邱爷叫道：“你们大家过来给你胜老师伯磕头。”胜爷观看，丑俊胖瘦不一，连看门的计永强，整十数名，跪倒磕头拜见。胜爷半礼相还。拜毕，胜爷说道：“适才与我行礼十个人。你那个徒弟呢？必是资格重，程度高，为何我没有看见呢？”邱三爷说道：“那一个不但是徒弟，尚且是小弟的义子螟蛉。”胜爷问他姓什么呢？邱三爷道：“姓高，名叫双青，绰号玉面豸狼。”胜爷捋髯一笑：“你这个义子，外号可高明。玉面豸狼，哪里去找红粉佳人去吗？”邱三爷道：“此孩爱穿白素的衣服。”胜爷说道：“对啦，我就是找他来啦。”邱三爷说道：“此子自去年，我看他神色不正，把他驱出门外。”胜爷说道：“也倒罢了。”老英雄伸手由兜囊中，取出一支镖来，说道：“三弟，请看此镖。”

邱三爷接在手中一看，镖上刻着“邱三”二字，说道：“三哥，这是我的镖哇。”胜爷说道：“实不相瞒，我昨夜夜间，住在飞龙镇丁家店，夜探二郎山，见有一道白线，鹿伏鹤行，我与店主人丁桂芳追下穿白之贼人。他到了某某村中，踹房跃脊，在某宦家楼上，拨门撬户，进了楼房之内，戏谑小姐。那小姐九烈三贞，宁死不从，贼人因奸不允，持刀威吓，要刀杀人命。我与丁桂芳，在窗户外叫他，我与淫贼楼下动手，我踢了他三个筋斗，他才逃跑。愚兄与丁桂芳后面追赶，贼人反背，左手一袖箭，右手一镖，被我全都接住。用手一掂，镖够一斤重，才知道乃是本门之人，但不知是哪一位弟兄门徒。又追到长江边，贼人跳入水去。愚兄下水拿他，那贼亮出三环套月避水鬃，我才是你邱氏弟兄所传。像他这样徒弟，非奸女子则淫妇人，刀杀人命，人人痛恨。常言说，未曾寻及徒弟先问师傅。我想人生在世，俱是父精母血，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像他这种徒弟，与你我门户实实有碍，人家要是辱骂是哪一门之人，我这个岁数，不能叫人家辱骂。你快把高双青献将出来，如隐匿不献，我要亮刀。”邱三爷说道：“莫非你要杀害小弟吗？”胜爷说道：“我跟你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我焉能杀害于你？我跟你割袍断义，画地绝交，我然后再拿那采花淫贼，碎尸万段。”二老者正谈至此处，邱三爷心中不觉有些溺爱不明之意，遂说道：“老恩兄莫要着急，我明天帮你捉拿于他。”

话言未了，只见门房的计永强前来说道：“老当家的，我师弟高双青回来了。”邱三爷闻听，对着计永强以袍袖遮面，暗打手势，意在令其逃跑。计永强错会意啦，心中暗想：我们老当家说话，向来声音嘹亮干脆，今天怎么指手画脚呢？

莫不是嫌我说的声音不清？想罢，复又大声说道：“老当家的，我师弟高双青出门去了四五天，你不是派人找他吗？今天回来连大衣裳都没啦。”胜爷在旁捋髯一笑：“三弟别瞒着啦，叫他进来吧。”邱三爷无奈，叫永强：“唤你师弟高双青进来。”

工夫不甚大，恶淫贼高双青走进。只见那高双青身上衣服变色，白云缎短靠也不白啦，三蓝五福捧寿的花蝴蝶也不蓝啦，因在水中缩蒙之时叫水泡的。可是背后还插着钢刀，肋下衬镖囊。

胜爷一看，捋银髯，打开小包袱，亮鱼鳞紫金刀，要捉拿采花贼。邱三爷控背躬身，叫道：“胜三哥，你先高抬贵手。”又叫道：“双青，给你师伯磕头！”听他义父吩咐，仰面一看，在他义父上垂手，坐定一位银髯老者；在东边站立十数余人，内有梳着一个冲天杵小髻的矮胖子，跟一个带马尾透风巾、瘦小枯干的人，指手画脚，说道：“这小子来啦！这小子来啦！”恶淫贼心中思索，这不定是哪路的保镖的由此经过，拜望我们爷们来啦，我义父给我介绍，不得不见见。遂提腰围子，跪在胜爷面前，叫道：“老伯父，高双青拜见。”老英雄一见淫贼行礼，站起身躯，右手扶着八仙桌，左手捋银髯，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向下问道：“你可认识我吗？”淫贼说道：“我不认识，不知您是那路保镖的？我没有保过镖。”胜爷闻听说道：“怎么你不认识我呢？昨天你在宦家楼上威逼小姐，因奸不允，你要刀伤人命，老夫将你叫下楼来动手，老夫摔了你三个筋斗。你跃墙而逃，老夫在后面追赶，你暗算老夫，施放袖箭，继之以镖，老夫接袖箭，抄金镖，你吓得望影而逃。前有横江一道，你跃入水中，在水中与老夫卖乖，并且掏出三环套月避水网，对老夫示威，并问老夫的姓名。怎么着你又不认识了？老夫就是昨天在水中对你报名的那个神镖将，姓胜名英，字子川。哈哈！今天你不认识老夫了？”

贼人闻听，颜色更变，浑身立抖。他跟胜爷用了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眼珠子一转，两眼假意垂泪，说道：“胜老伯父，我昨天多贪几杯水酒，酒后无德，作出那样伤天害理之事。胜老伯父，恕过小侄男这一次，我知过必改，得恩莫忘。”胜爷说道：“有人传说侠义庄飞龙镇方近处，因有奸淫不允、刀杀命案两条。老夫闻有此事，所以够奔前来，访问此处。杀命之人，我略知八九，你诚心改过，吐露实情，说明诚心改过，我饶恕你这条性命；如口是心非，定然不能饶恕。”列位，皆因在宦家楼上，他与姑娘发威，无心中之话，胜爷早已听了个明白。恶贼心中乱跳，皆因屈死冤魂缠绕，此时不知身在何处，一闭眼间，见有守节寡妇姑娘，面前索命。此系屈死冤魂不散，因此贼人心中突突的乱跳不息。贼人心说，也许胜英来访已清，哪想头一次就遇见胜英啊？当时贼人把素日的灵机巧辩俱已忘却，遂口称：“胜老伯父我由打去年十八岁，见少妇长女，心中所爱，不敢动手。今年正月元旦佳节，逛灯的年轻少妇长女甚多，我见一美貌女子十分俊俏，我遂跟在她的后面，姑娘逛灯回家，我认准了她家的门户，后半夜拨门撬户，进了姑娘房中，求其欢乐，姑娘大声喊叫，小侄男一怒，持刀威吓，忽然间手起刀落，姑娘头尸两分。前几天清明佳节，上坟烧纸的少妇长女甚多，侄小男在郊外游玩，见一妇人身穿重孝，在坟茔之中哭得甚痛，小侄男远远窥望，等他烧纸已毕，随后跟她到了某某村庄，记准门户，等到夜间入她卧室，追欢取乐，不但寡妇不从，尚且破口大骂。小侄男举刀威吓，谁知刀快，一挨脖颈，寡妇头尸两分。又周家屯，这是第三案。小侄男从今以后改过，伯父饶恕我吧！小侄男从今以后，再不敢作伤天害理之事。”胜爷说道：“邱三弟，你可曾听见吗？”邱三爷暗中着急，跺脚捶胸道：“你比府县衙门画供还厉害呀！”胜爷说道：“邱三弟，你义子已刀杀三命。第三案，如愚兄与丁桂芳不到宦家楼上，九烈三贞的小姐性命休矣。一命抵一命，你有何话说？”邱三爷溺爱不明，年老惜子，遂说道：“胜三哥，你面软心慈，留他一条活命，把他双腿折断，我养他残废罢了。”

胜爷说道：“邱三弟，你可曾记得，你弟兄廿年的过节？想当初我弟兄八人在逢虎山，啗中指，歃血为盟，吾之大拜兄镇九江屠粲，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愚兄胜英排行在三，四弟神刀将李刚，五弟山西华家庄华谦字子远，六弟登山豹子杨义臣，七弟钻云太保贾斌久，八弟展翅蝴蝶银面鬼秦天豹。山上大旗一面，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学梁山宋江及时雨之故事。派喽卒下山探探，如有赃官、劣绅、土豪、恶霸，即当除之。踩盘子喽卒回山报告，有某赃官刮尽地皮，酷害良民，与那闯王李自成勾手，陷城卖国，卸任回籍，要打常松林经过，乃是此山必由之路。我们弟兄哪一位去劫这一批赃银，劫来亦好周济旱潦不收之难民。那时节秦八爷挺身而出，说道：‘小弟愿往。’遂带喽卒二百余名下山，在常松林等候。等到赃官到此，金银十数车，后边有驮轿等。秦八爷迎头拦住，要买路金银。赃官呼唤：‘护院之人，将强人拿住！’秦八爷武艺超群，将护院之人打走。

赃官破口大骂：‘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白昼间敢劫国家官吏？’秦天豹八爷大怒，亮钢刀，要刀刀斩尽，人人诛绝，杀赃官十三口。后面有驮轿一乘，内坐一美人，乃是赃官之侧室，苦苦哀求，说道：‘好汉爷，我并非赃官之妻妾，也非用钱买来的侧室，乃是赃官霸抢。望好汉爷施侧隐之心，饶恕奴之性命，我情愿给好汉爷铺床叠被。’秦八爷看此妇人千娇百媚，不忍杀害，遂将十数车金银，提出三千两银子，在乡村典房一所，作为外宅。又将十数车金银压回逢虎山，我们弟兄八个，共点清数目，封锁起来。这项金银，专待等旱潦不收之年，周济被大水所淹之难民，方为杀富济贫。秦八爷或在逢虎山住几日，或在外宅住几日，我们七位弟兄不知道。

忽然一日，三弟你到逢虎山，想你与他们几位并非至交，愚兄设摆酒席款待于你，我弟兄八个俱在酒席筵前。你说话，一点情面不留，你在酒席筵前叫道：胜三哥，把逢虎山大旗撤去，我们另改字号，‘替天行道’改为‘伤天害理’。愚兄问道：‘你何出此言？’你说：‘杀赃官，因他刮尽地皮，酷害良民，勾串闯王李自成造反，一气同谋。’杀他一家老少十三口，为何把赃官的姨奶奶霸为外宅？你们比赃官恶之多多矣。’愚兄当时问你：‘哪位做的此事？’你说秦八爷所为。我在酒席筵前问道：‘八爷秦天豹，果有此事吗？’秦八爷在众目之下，说道：‘并无此事。’你说道：‘在某村庄，座南清水脊门楼小四合房，你敢同去质对？’秦八爷闭口无言。当面我数落八爷几句。秦天豹羞恼变成怒，说道：‘胜三哥，儿大不由父母，女大不由爷娘。他是赃官之侧室，并非明媒正娶，胜三哥为何管之甚紧？’老弟秦八爷羞恼变成怒，那时节你在酒席筵前和劝几句，那事也就了结啦。你不但劝，反在旁边微微的冷笑。我弟兄寒极似火，骑虎难下。秦八爷说道：‘胜三哥，你这是以大压小。’愚兄说道：‘咱乃是明清八义，因各有绝艺一手，旁人抬爱，才有明清八义。’秦八爷怒道：‘胜三哥，你不献绝艺不姓胜；我不献绝艺不姓秦。’你在旁边一言不相劝，反作狂笑。愚兄事出无奈，三只金镖，迎门三不过，镖打厅前明柱，黑漆的滴滴圆一围之大，上过五七道漆。头一只镖打在明柱之上。二只镖惊吓盟弟秦八爷，还是镖打明柱。秦八爷由东往西一闪，拜兄无意打拜弟，他却误中哽嗓咽喉而死。邱贤弟，你还与淫贼求情？’

邱三爷说道：“三哥，你将他废了，我养活残废之人，还不成吗？”胜爷说道：“邱贤弟，镖打秦天豹，现在秦天豹之子已经二十余岁，他要报不共戴天之仇，你有何法应付？你再要与淫贼求情，我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胜爷遂又对淫贼说道：“小冤家如想活命，认母投胎，来世再见。”淫贼在地跪着，心中异常愤恨，心说道：我采花没上胜家去，镖打秦天豹事，在前二十余年，说了半天我全不知道呀。现在我养父哀求于你，你是铁打心肠，毫不怜惜，非要结果我这条性命，方算遂你心头之愿。并且我跪在地下半晌的工夫，苦苦哀求，你是完全没有听见？小太爷好乐，与你姓胜的何事？你是前来无事寻非。淫贼想到这里，心中说道：我与他个金凤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恶淫贼想罢，在地下跪着，伸手暗暗取镖，照定胜爷哽嗓咽喉，“嗖”一镖打去。胜爷正与邱三爷谈着话，见贼人忽然仰腕，胜爷乃久经大敌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胜爷岂能遭此暗算？说时迟，那时快，胜爷猛见金镖来到，急忙一闪身躯，只见鲜血淋漓，红光崩现。书中暗表，胜爷与邱三爷说话的时候，见淫贼跪地哀求，面带怒容，牙关咬紧，胜爷心中说道：不好，这小子要出故事。在这个时候，胜爷遂往邱三爷那边凑身躯。邱三爷认为胜爷气急啦，直往我这边就乎，为是说话好解恨。哪知正适淫贼跪在就地，暗暗取镖，此时胜爷已经在邱三爷身前站定，看金镖到处，胜爷赶紧一闪身躯，可就把邱三爷的脸面全露出来啦。胜爷闪过金镖，邱三爷哪里知道呢？只见金镖恰恰中在邱三爷左腮之上，所以红光崩现，鲜血淋漓，正是淫贼误打邱三爷。这也是邱三爷全身的武艺，一腔热血，留给淫贼的好处。原来邱氏门中在邱三爷这代，只有大爷、二爷、三爷，三爷即邱三爷，大爷只生邱成一子，邱氏门中哥儿三位，只有邱成一人。但是绝幼门，不绝长门。虽然哥儿三个，邱三爷尚且无子，有一年遇着逃难之人，有一人怀抱三四岁幼子，因为逃难不能养活，口口声声要卖此子。也是地方绅董爱管闲事，遂将此子说合卖与邱三爷。

邱三爷半生无子，定然望子心切，遂将此子买下。此子生得聪明俊秀，三四岁时即颇解人意，所以邱三爷视如亲生一般。后来此子长大，邱三爷供给读书，传授武艺，此子一学便成，邱三爷更是爱惜。所以适方才邱三爷对胜三爷说此子自幼无父无母，小弟将他收为螟蛉义子，原因即是如

此。且邱三爷虽见此子做下那不道德之事，顾景生情，自幼恩养传授精艺，焉有不加爱护之理？况且此子幼年时，对邱三爷之承欢色笑，无不迎合心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以此时邱三爷对胜爷说道：“您把他废了，小弟愿养残废之人。”然而胜爷一生一世，光明磊落，作事一秉大公，从无暗昧之事，今日又勾起镖打秦天豹一段伤心历史。想当初镖打秦天豹时，若不是邱三爷在一旁奚落明清八义，胜爷岂能将秦天豹打死？所以今天胜爷对于淫贼是非杀不可。这也是想当初邱三爷对于秦天豹之事，不但不加调解，反倒从中怂恿胜爷行凶，并且对胜爷说过：“小弟如有收下不法之人，倘若采花偷窃，三哥你将我嘴巴子翻过来打，打我里面腮帮，打出疙瘩来，不算三哥你欺辱我。”今天胜爷并没有打邱三爷腮帮子，邱三爷却无形中中了一镖，这也是前因后果，想是当初邱三爷对秦天豹的过处。且说邱三爷中镖，大声喊叫，手指淫贼骂道：“你在三四岁上，我把你养大成人，你会拿镖打我啦？好无天良的乳子！”

恶淫贼牙关紧咬，心中暗道：我反又落个得意忘本，故意亡师，镖打义父。遂站起身躯，背后抽刀，按着八仙桌往前一纵身，欲要刀劈胜三爷的顶梁。胜三爷椅子后面是条案，老英雄往后不能躲，胜三爷在这时候只可往前一探身，让过贼人的刀盘，左手捋住贼人手腕，将贼人提起，右脚由桌前上探过，左手捏人的手腕，用力一脚将贼人踹出足有三四尺之遥。贼人握住刀柄，死不放松，被脚一踹，趁势一溜就地十八滚，滚出书房之外。三太一见淫贼逃走，趁势蹿房跃脊，追出侠义庄村西。三太追到二郎山外，太阳已然不高，先在山外树林之中歇息歇息，等到夜深的时候好人山探贼。及至太阳将落，忽然看见贼人由东北而来，黄三太亮出朴刀，一声呐喊：“呔！高双青你往哪里逃走？黄三爷在此久候多时。”说罢，上前迎头挡住贼人去路。贼人一看有人挡住去路，遂抹头往西而逃。三太后面追赶，往西不远，只见前边乃是镇江府的大江，淫贼顺着江堤往南而逃，三太仍在后面紧追不舍。贼人顺江逃走不远，转入二郎山口，直奔山里面而去。山口内外树木丛杂，三太追进了山口之内，再找贼人，踪影不见。

忽然间呼哨一声响，锣音交杂，见有三四十人，灯笼火把，照如白昼，雁飞翅排开，俱使刀枪棍棒。只见当中现出一家寨主，身穿素白的衣服，面白如玉，手使一条素杆亮银枪，一声呐喊，叫道：“什么人扰闹二郎山！莫非你就是胜英的门徒三太吗？”三太见问，抱拳当胸，答道：“不错，在下乃是黄三太是也。我乃奉我老师之命，追拿高双青。因他采花杀命，败坏我上三门的规矩，我并非与你二郎山有什么纠葛，寨主你不要多疑。”贼人说道：“我们在二郎山结义为友，我弟兄三人，我之三拜弟高双青，被你们追得狼狈不堪。我乃排行在二，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是也。三太你若识时务，束手被擒，省得我刘寨主费事。不然我先拿三太小儿，后拿老儿胜英。”三太闻听，勃然大怒，背后压朴刀，说道：“刘智小儿休出狂言！”三太往前一步。这家伙使动素杆亮银枪，一点三太眉心，二擦阴，三扎盘手，四分心，吞、吐、撤、放，撤步抽身。三爷的朴刀，闪、砍、劈、剁、绷、扎、握、挑，朴刀翻飞，二人斗战二三十个回合。冒然间刘智枪法一乱，步眼一散，虚点一枪，纵出圈子外，说道：“三太小儿杀法真勇，本寨主去也。”刘智抹头往南而败，进了二道山口。众寨主与喽卒三四十人雁翅排着，纹丝不动。三太见贼人刘智败进二道山口，即随后追逐。追出不远，迎面有一山坡，高有十数余丈，方圆亦在十数余丈。贼人刘智由北铲坡爬上山坡，转身面朝北，将素杆枪往山坡上一插，枪尖入土约有半尺余深。你道，三太自入罗网，已经插翅难飞。贼人此时叫三太往北看，三太回头观看，二道山口外，三四十个贼人跟进二道山口内，俱换兵刃，每人两壶箭，一张弓，在二道山口内，面朝南，俱都张弓搭弦。三太此时有心再出二道山口，必然是乱箭齐发。

十余丈高之山坡，走至离平川地约有一丈余远，贼人用枪一点地，那枪尖一滑，撒手扔枪，从山坡滚将下来。贼人一个翻身，一纵身躯，滚出去有七八尺远。黄三太一看，以为贼人脚下登滑啦，遂一伏腰，跟着下去，要打算在贼人肉厚的地方，砍他两刀背不至害命，好持住他的衣服，让他在前，自己在后，将自己送出山去，也不伤他性命。遂往下一纵，脚踏平川之地。

脚下觉着一软，脚尖一叫劲，扑咚一声响，三太掉入了陷坑。

三太说声：“不好！”将手中刀一抛，两只手一拢磕膝盖，掉下有一丈余深。那陷坑下石灰铺底，上边黄土蒙盖，白天看之仍是平川地；将人掉下时，土往下一落，石灰面往上扬起，将英雄双眼

一眯。只听贼人刘智对着陷坑中狂笑两声，伸手从兜囊中取出呼哨，三声哨响，树林丛中埋伏的喽卒十数名，俱打灯笼，每人长把勾杆子一条，先把陷坑上盖顶的席，用勾杆拉出，后将三太也用勾杆搭将上来。英雄想要睁眼，非得用眼泪冲出石灰，不能睁目。那喽卒将三太搭出陷坑，如鸭凫水，四马倒攒蹄一捆，将绳子挽上套，拿木杠子一穿，两个喽卒一抬，杠子颤颤微微，抬着走了。刘智与众群贼前后护随，两个人抬着，进三道寨栅门，聚义厅东角门外。两个喽卒把杠子一推，将黄三爷摔在尘埃。刘智说道：“你们大众看守此人，我回禀四位寨主爷。”

刘智进东角门，向前躬身，说道：“四位寨主，我在山口外救回查山寨主于尘埃，拿住胜英的徒弟黄三太。”四霸天问道：“怎么将黄三太拿住？”刘智说道：“我将他诱进二道山口，又将他诱入陷坑。”二寨主韩天魁问道：“三太现在何处？”刘智说道：“现在东角门外，将他捆好，听候寨主发落。”

二寨主说道：“喽卒们，将三太足下绑绳挑去，倒捆二背，好好搀扶进来。你等不许翼落于他。”二郎山的山规，拿住三太之时，三太的刀仍旧还于鞘内，插于背上。三太背囊中镖与金银，一概不敢给动。这是二郎山的山规。那喽卒闻听二寨主吩咐，遂将三太足下绑绳解开，将三太满身的灰尘，皆给掸去，两个人搀扶三太。三太说道：“你等闪开，三爷还用搀架吗？”

三太太踏步进了聚义厅。一看正北面摆着四张金交椅，不问可知，必是镇江府四霸天。东西两边五千余名江洋大盗，俱是壮帽大髻，狮子绉英雄带，胖瘦丑俊不一，俱是日走千门，夜盗百户，可称得起江洋大盗。又见聚义厅下站立二十四对削刀手，俱使朴刀一口，那都是宰活人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排班站立。三爷面向北，对着四霸天一站，面不更色，态度沉静。

那削刀手嚷道：“跪下！姓黄的，上面是四位寨主爷，一怒将你乱刀分尸，剁成肉泥！”三爷不闻不问，削刀手又连连喊叫：“你是傻啦？还是聋啦？怎么不答言呢？”此时第二张金交椅上二寨主站起身形道：“你等不要大呼小叫。”二寨主站起身躯，观看黄三太：头上戴古铜色壮帽，茶青短靠，细腰圆背，足登青缎大肚窄腰包头靴子，黄白脸面，五官清明，天庭饱满，剑眉朗目，地格方圆，背插朴刀一口，肋下衬镖囊，年纪不过二十余岁。二寨主遂对三太说道：“三太，你们师徒走镖，我们身为绿林盗，两无交涉，为何无故的扰闹我们二郎山，打伤我的查山寨主于尘埃？你既被获遭擒，就当跪倒求饶，寨主有恻隐之心，饶恕你的性命。为何你怒目横眉？”黄三太冷笑，说道：“你是此山哪一个寨主？”二寨主答道：“我乃本山二寨主韩天魁是也。”三太说道：“我看足下之外表，倒像英雄的模样，为何说话不知体谅？你家三爷世代簪缨，锦囊秀士，宦家儿郎。吾之老师胜三爷，乃替天行道，剪恶安良，称为侠客。我乃侠义之门下，黄三爷身价乃泰山之重。你们占山为王的贼寇，出身低，分量轻，像你们这类人，占三个字：抢、劫、偷。明伙路劫，窃盗杀掠，二郎山老少俱是一堆贼寇，并无良善之人。”二寨主韩天魁被三太给骂的黑脸发赤，一班众群贼大怒。二寨主说道：“小儿三太嘴尖舌巧，出口伤人。岂不闻沙子之内澄黄金，绿林盗内有英雄；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盐车困良骥，深滩隐蛟龙？好汉不怕出身低，身贫莫言祖宗贵。你说绿林盗出身贱，我们有杀人之权，能宰活人，一句话，把你挫骨扬灰，剁肉成泥。”三太闻听，冷笑道：“此话是你顺口胡说，还是出于本心？你们要杀三爷，我要皱一皱眉头儿，我就不是我黄门子弟，胜家的门徒！我老师不久就到，要知我被群贼所害，那时候我恩师念师生之情，亮鱼鳞紫金刀，把你们老少群贼，刀刀斩净，个个杀绝。那时节我三爷死在九泉之下，也心平气和。怕你们不敢动黄三太。”四霸天闹了个骑虎难下，怒急如火。韩天魁吩咐一声道：“众寨主，将黄三太乱刀分尸！”众寨主同喽卒约有百十余人，各甩大髻，亮出刀枪剑戟，如同蝴蝶乱飞，将黄三太团团围住。三太面不更色，微微冷笑。

正在此时，忽听聚义厅上痰嗽一声，叫道：“众寨主刀下留人！俺胜英来也。”众群贼抬头观看，见一人由聚义厅上飘然而下，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白发苍苍，头戴鸭尾巾，背插鱼鳞紫金刀，肋下趁黄缎镖囊。这就是胜三爷单刀会群贼，独斗四霸天，扫平二郎山。且说一日众英雄观看北上房，乃是明三暗五，里边灯烛辉煌。

又听西暗间有人说道：“二兄长适方才我派人探听，说那老儿胜英战败大寨主、二寨主，此时



三寨主亮刀与老儿动手。二哥，你再派人打探。”只听淫贼说道：“如若三寨主拿着胜英，我到聚义厅将老儿碎尸万段，方消我胸中之恨。”胜爷听到这里，一捋银髯，暗说：冤家，你是我徒侄，又是盟弟之义子，你要做些好事，我跟我徒弟三太、香五等岂不一体疼爱你？你此时不思己过，反恨老夫。金头虎贾明也听得明明白白，高双青在屋发威。遂对胜爷说道：“师傅别生气，一喊嚷他就跑啦。”

对欧阳德说道：“你藏在西暗间后窗户外，邱成你在西暗间窗户外。你若念他是你义弟的情面，如将采花贼放走，两条命案的官司你打。大师兄胡景春，你是三大门长门弟子，你在外间屋门口外避住。因为你能日行七百里，放走采花贼，两条命案官司你打。胜三大伯，咱爷俩进屋里拿贼。我在头里，他要是发暗器，由里往外扔东西，我是刀剁斧砍，全都不惧，破出我这身衣裳，我皮肉不至伤损。”胜爷暗中思索：这孩子太坏啦，恶淫贼插翅难逃。遂先派人二面堵住，量贼人绝无可逃之处。

傻英雄派三位埋伏已好，遂高声呐喊：“采花贼小子，你剁我胜三大伯十刀八刀，我杵你一百杵！”傻英雄一喊，忽然西暗间灯烛俱灭。傻英雄又喊道：“小子，你吹灯也跑不了！胜三大伯你打着火折。”胜爷听罢，左手打着火折，右手压鱼鳞紫金刀，贾明在前，用一只镔铁杵，把脸面护住，然后把茶青绸子门帘扯下，爷俩进了西暗间。拿火折一照，只见方才说话的二人踪影不见。胜爷又用火折把蜡烛点着，不见二贼哪里去了，金头虎喊叫：“豆腐皮欧阳德，打你后窗户走啦！”欧阳德说道：“唔呀，臭豆腐，王八羔子，后窗户未动。我在后窗外用刀堵着，这杵儿里丝毫未动，贼人焉能打那杵儿里走呢？”

金头虎又喊道：“黄眼珠邱成，打你前窗户跑啦！”前窗户外邱成说道：“我用刀早就堵住啦，并没见人出来。”傻英雄道：“胜三大伯，这是瓮里走龟。要不然这贼是闻太师的儿子；地遁啦？”胜爷道：“胡说，焉有攻乎异端？”胜爷遂用刀在床底下慢慢的一拨，床底下无人。遂用刀把床托起来，仍然不见二贼踪迹。胜爷将火折熄灭，遂端着烛灯，复又细照床下。此屋中方砖最大，只见在西南角似有衣襟擦的尘土之痕，又见东南角一块方砖未曾对严，胜爷遂又用手一按，此方砖忽然掘起，紧靠于东板墙，胜爷拿灯往下一照，原是倒下阶脚石。金头虎贾明一见，不由得大声喊道：“敢情那两个贼钻了狗洞子啦。”

且说胜爷用烛一照，遂说道：“这是地道。”贾明听罢，哈吧着他的罗圈腿说：“下那地道追拿贼人。”胜爷一手揪住，说道：“明儿，且慢，里边要有埋伏怎么办哪？”金头虎说道：“咱爷们金钟罩护体呀，刀枪不怕。”胜爷摇头说道：“倘若贼人将你拿住呢？”傻英雄说道：“要被他们拿住可就干啦。胜三伯你说怎么办呢？”胜爷说道：“此事总得两人下去为妙，前面一人追赶，后面一个保护，方无危险。”金头虎向外喊叫：“欧阳德师兄，你打窗户进来吧！”欧阳德一脚将后窗户踹开，遂纵身形进了西暗间，说道：“唔呀，小子，你叫我作什么？”

金头虎说道：“你是我师兄，我是你师弟，当头的蚂蚱先受苦，你在头里下地道，我在后面保护着你。”欧阳德说道：“唔呀，王八羔子臭豆腐，我是不能哪。你在头里走，我在后面保护着你，别要挤兑我。”金头虎笑道：“豆腐皮你不吃亏。你保着我大驾。”贾明这才哈吧着罗圈腿，下了地道。十三层阶脚石极窄，半尺来宽，贾明体大身笨，两脚一滑蹬空，由石阶上滚将下去。欧阳德脚尖一滑；一伏腰亦落下去，直落到十三层以下。贾明问道：“师弟怎样了？”欧阳德说：“这倒爽快。省得一层一层的往下哈吧。”贾明说道：“师兄，地道里边黑，你可别打火折，若是一打火折，恐怕贼人顺着火亮儿，可就看见咱们啦。要打火折，定一定眼神，咱们弟兄都是童子功，眼神最足。你我二人千万别喊叫，贼人他要在地道之内，我有主意拿他。”傻英雄这才占全了那十个字：奸、滑、懒、馋、坏、浑、浊、猛、愣、偷。二英雄往北追赶，追出约有半里之遥，眼神也定足啦。往西一拐弯，只见一道白线，白素素，又现露出匕首刀一口。金头虎一看明白，心中暗道：“这小子别着拿刀要扎我呢。”贾明想到这里，自己暗道：“我先稳住了这小子。”贾明早摸了摸地道两边干磨的方砖。傻英雄打冲头杵小辮里往外冒坏气，遂假意喊叫：“不追吧，胜三大伯不饶。这样黑的地方，睁眼不见物，简直往哪里去拿呀？”喊罢，遂成心往砖墙上一撞。因为他叫金头老虎，三声叫不开门，拿脑